

收拾一个院子

傅 菲

按自己的意愿，收拾一个院子，是一件重大的事情。

去小镇，买了斧头、铁锤、泥刀、电锯、锯条、陶瓷花钵、水管、粗绳、柴刀、宽嘴锄头、铁镐、洋铲、提篮、铁桶，装了满满一板车。镇里有一条卖器物的小街，各家杂货店门口都堆着木桶饭甑、笊箕、竹梢扫把、扁篮等器物。杂货店老板见我买杂七杂八的器物，问：“你是做什么手艺的呢？”我说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哪挣得了手艺饭吃。

屋后有一亩来地，原先种了白菜、菠菜、辣椒和大蒜，种了两垄玉米，早死了，满秆衰黄。我又去镇里的竹编厂，买了一手扶拖拉机的篾青竹片，让篾匠阿四编竹匾。竹片一米长，用竹板固定一个半米半径的坐标，踩在脚下，阿四蹲着编，篾刀嘟嘟嘟，把竹片挤压在一起。一块竹匾一平方米，三天编了八十多块。我要把这一亩地圈一个竹篱笆，免得鸡鸭跑进来。一个篱笆三个桩，没有桩固定，竹匾会被风刮跑。我又去屋后的矮山，砍苦竹。矮山多苦竹，在阴面坡地，密密匝匝，一直往山垄里蔓延。苦竹有手腕粗，可以做晾衣竿。一根苦竹可以做三根桩。

把竹棍一头削尖，一头锯平，用铁锤锤进地里，一米一个竹桩。地是黄泥地。俚语说，锤桩要找软泥地。第一次见这块地，我便喜欢。不仅仅是因为地平整，乱石少，也因为黄泥，含沙量少，这样的地土质疏松，肥沃，适合种花、种树、种菜和育苗，也适合种红薯、黄豆、芝麻、荞麦。竹匾用废弃的电线扎在竹桩上，三边开篱笆门。从山上架一条不足百米的水管，把山泉水引入院子。院子中间建一个十平方米的四方池，便于给花草浇水。

几个来我这里喝茶的人，见我穿旧劳动布工作服，满裤脚的泥浆，问：“一块菜地，要修一个月吗？看你这个架势，可能要修到入冬呢。”我说，每天找些事做，太有意思了。

山后有一条小溪，秋冬时节，水枯竭，裸露出河道。河道有河石，麻青色，或白青色。我捡了三天的河石，堆在一块草坪上，请人用手扶拖拉机拉来。在山区，手扶拖拉机是主要拉货工具，爬坡厉害，突突突，在山道里跑，拉木柴拉番薯拉稻谷。也可以在河道里拉货。捡回的河石，和矮板凳一般大，形状不一。

河石用来建四方池和砌墙。砌墙不用水泥，把黄泥用宽嘴锄头浆得黏稠，做黏合剂。墙砌三十厘米高，搭上松木，成了花架。把陶瓷花钵摆上花架，装满黄泥，灌水，泥塌陷下去。

院子修好，已经入冬了。山区的冬天来得要早半个月，果鸽瑟瑟地抖着身子，在我厨房窗台上，跳来跳去。我在窗台搁了一块大木板，用两根木桩撑着。每天早晨，我喝了大碗

温水，便去储藏室舀一碗米，倒在木板上。有时也倒黄粟米、荞麦、黑豆。入冬了，很多食草籽的鸟，会到生火之家觅食。果鸽不畏惧人，有时我在吃饭，它也跳到桌上吃饭粒。我用筷子敲桌，它啪啪跳起，落下，继续吃。我的窗户在白天始终开着，方便鸟进出。伙房大嫂埋怨似的对我说，果鸽都会认人了，你在这里，它吃得很卖力，还在桌上拉亏。杂工老张说，抓两只野鸽吃吃，补补大脑，省得满脑子都是糨糊。我说，你一个星期不喝酒，人就正常了。他端着酒



天路 周文静 摄

碗，嘿嘿嘿地傻笑，笑完，把半碗酒灌进嘴巴里，抹抹嘴，说，烈得过瘾，烈得过瘾。

有一次，突然来了暴雨，伙房大嫂忙着关门窗，把十几只果鸽关在了厨房里。厨房屋顶有一个玻璃大天窗，果鸽受了惊吓，往天窗飞，它看不出有玻璃，一只只撞跌下来。老张高兴，说，可以杀野鸽吃了，可以烧一大盘呢。我说，果鸽是撞晕了，不会死，我们可以养起来。

杂货间里，有兔子笼，是我用剩余竹篾编的。兔子笼有七个，吊在杂货间的木梁上。果鸽在笼里，第二天活蹦乱跳了，咯咯咕地叫。果鸽是最好养的鸟，一般一个星期，便不生疏。我想繁育果鸽，可辨不清雌雄。我又请老四师傅，编大鸟笼。老四师傅说，我一个做篾的人，怎么会编鸟笼呢？

我说，你会打鸡笼吗？

老四师傅说，打鸡笼，是最简单的活了。

我说，打一个长宽五倍、高两倍于鸡笼的笼子，用粗篾丝扎栅栏，开四扇小门，便可以了。老四嘟囔着说，干了一辈子的篾匠，还是第一次干这样的活。

果鸽一共有十三只，把它们全养在铺了干茅草的大笼子里。

有人拉了两麻袋的冬笋，找我，说：“冬笋刚挖的，过两天冬至了，要不要多备一些呢？”我摸摸冬笋，半斤重一个，尖头圆屁股，笋壳薄，

是好冬笋。我说，时间这么快啊，冬至就到了。我对老张说，这两天，你有什么事吗？

老张说，给菜地上一次肥，便没什么事了，事也做不完，天天做也做不完，不做也没事做，事会催人，人也会催事。他拍拍洗白了的旧军绿色衣服，又说，你有什么安排，我跟你去。我说，花钵一直空着，什么也没种，得去找东西种种。老张说，明年可以种南瓜、黄瓜、丝瓜、豆角，可以餐餐吃时鲜菜。

其实，差不多有一个多月，我

种子，我盖上细沙和锯木屑；扦插下去的枝条，我蒙上厚塑料皮。我怕下雪，封冻冰寒，我在花钵上树一个稻草人，把花钵口罩住。育苗如带婴儿，处处细心。

最后出苗的，是指甲花、忍冬、迎春、铁线莲，从锯木屑里钻出来。铁线莲长得快，不出半个月，藤蔓绕了起来。我用苦竹编了拱门，一个月后，铁线莲爬上了拱门。这个时候，果鸽已经孵卵了。

果鸽又名鸬鹚、鸬鸟、花斑鸬，是南方一种常见的斑鸬，也叫野鸽子，在林地最常见，栖息在灌木或乔木上，觅食种子或果实，在山崖岩峰用干草和小枝条筑巢，巢平盘状，一般每窝产蛋两枚。在屋前的一片荒地，我见过果鸽孵卵，趴在草窝里，不时地咕咕咕叫。雌鸬晚上孵卵，雄鸬白天孵卵。果鸬是一夫一妻制的鸟，只有一方死了，才会另寻配偶。果鸬和人一样，怕孤单寂寞，飞起来成群结队。在板栗林里，我看过一百多只果鸬觅食。啪啪，我拍掌，呼啦啦飞走。

春季多雨，绵绵数天。有时又暴雨突至。暴雨有时伴随轰隆隆的雷声，半夜而来。我披衣出门，穿上雨披雨鞋，打一个应急灯，去看花草，盖竹匾防雨。移栽或种植的草木，没有度过暑寒，都弱不禁风，无论它的叶多肥厚，它的花开得多美——根系尚未吃进泥土，死亡也是一夜之间的事。

蔷薇，我尤其喜欢的植物品种，也种得多，种了四季玫瑰、黄木香、白木香、十姊妹、七姊妹。还种了一种七叶蔷薇，一支茎开七片叶，多刺，花硕如云朵。这是一个老郎中教我的。七叶蔷薇是多年生藤本植物，茎块入药，旺血去湿。可七叶蔷薇难找，在山里找了八天，才挖到一株。根系粗壮，藤茎黝黑粗糙，挖了两个多小时。

铁线莲爬满竹拱门，开满宝蓝色花朵。这时，幼鸬会飞了。我把鸟笼的栅栏拆除了，随它去吧。前几年，我喜欢养野鸟，猫头鹰、雕鸮、翠鸟、苍鹭，我都养过。养了一次相思鸟，我便不再养了。它让我知道，鸟是一种会相思的动物，相思山林，相思伴侣，相思天空。

花谢之后，酷暑来临。我摆一张竹床，放在四方池边，坐在竹床上，等待每一个夜晚的月光朗照。喝一杯茶，或者打瞌睡，都觉得美好而珍贵。我越来越喜欢这样简单的生活，淳朴，归真。老张嘻嘻嘻，说，过两年，这个院子会更美，种下去的草木也更多。我说，再美的庭院也会荒废，花会谢，冬天会来，人会走。

